

小坡生日

小坡的先生

老舍

作家書屋刊行

1947

## 目次

|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|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小坡和妹妹 | (一)   |
| 二 | 種族問題  | (一一)  |
| 三 | 新年    | (二〇)  |
| 四 | 花園裏   | (二九)  |
| 五 | 還在花園裏 | (四一)  |
| 六 | 上學    | (五四)  |
| 七 | 學校裏   | (六五)  |
| 八 | 逃學    | (七七)  |
| 九 | 海岸上   | (九一)  |
| 十 | 生日    | (一〇六) |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一 | 電影園中····· | (一二一) |
| 十二 | 噶拉巴唧····· | (一三二) |
| 十三 | 影兒國·····  | (一四六) |
| 十四 | 猴王·····   | (一五八) |
| 十五 | 狼猴大戰····· | (一七一) |
| 十六 | 求救·····   | (一八八) |
| 十七 | 往虎山去····· | (二〇一) |
| 十八 | 醒了·····   | (二一四) |

## 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國貨店時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？是父親的鋪子移到小坡後生的；他這個名子，雖沒有哥哥的那個那麼大方好聽，可是一樣的有來歷，不發生什麼疑問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時候，國貨店仍然是開在小坡，為什麼她不也叫小坡？或是小坡？或是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時候，便有點疑惑不清楚。據小坡在家庭與學校左右鄰近旅行的經驗，和從各方面的探聽，新加坡的街道確是沒有叫仙坡的。你說這可怎麼辦！

這個問題和『妹妹為什麼一定是姑娘』一樣的不能明白。哥哥為什麼不是姑娘？妹妹為什麼一定叫仙坡，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？簡直的別想，哎！一想要便糊塗得要命！

媽媽這樣說：大坡是在那兒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兒生的，這已經夠糊塗半天的了；有時候媽媽還這麼說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溝裏檢了來的，他自己是從小坡的電線桿子旁邊拾來的，妹妹呢，是由香蕉樹葉裏抱來的。好啦，香蕉樹葉和仙坡兩字的關係又在那裏？況且『生的』和『檢來的』又是一回事，還是兩回事？『媽媽，媽媽，好糊塗！』一點兒也不錯。

也只好糊塗吧！問父親去？別！父親是天底下地上頭最不好惹的人：他問你點兒什麼，你要是搖頭說不上來，登時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險。可是你問他的時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說呢；還是他真不知道。他總是扳着臉說：『少問！』『縫上他的嘴！』你看，縫上嘴不能唱歌還是小事，還怎麼吃香蕉了呢！

問哥哥？呸！誰那麼有心有腸的去問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帶畫兒的書本全藏起去不給咱看，一想起哥哥來便有點發恨！『你等着！』小坡自己叨嘮着；『等我長大發了財，一買就買兩角錢的書，一大堆，全是帶畫兒的！把畫兒撕下來，都貼在脊樑上，給大家看！哼！』

問妹妹吧？唉！問了好幾次啦，她老是搖晃着兩條大黑辮子，一邊兒跑一邊嬌聲細氣的喊：『媽媽！媽媽！二哥又問我為什麼叫仙坡呢！』於是媽媽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塊兒玩耍。這種懲罰是小坡最怕的，因為父親愛仙坡，母親哥哥也都愛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愛着妹妹一點纔痛快；天下那兒有不愛妹妹的二哥呢！

『昨兒晚上，誰給妹妹一對油汪汪的檳榔子兒？是咱小坡不是！』小坡搬着胖腳指頭一一的數：『前兒下雨，誰把妹妹從街上背回來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他玩？哼！那天吃飯的時候，誰和妹妹鬥氣拌嘴來着？咱，……』想到這裏，他把腳指頭撥回去一個，作為根本沒有這麼一大回事；用腳指頭算賬有這麼點好處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兒，可以隨便把腳指頭撥回一個去。

還是問母親好，雖然她的話是一天一變，可是多麼好聽呢。把母親問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頂和善頂好看的那對眼珠，說：

『妹妹叫仙坡，因為她是半夜裏一個白鬍子老仙送來的。』

小坡聽了，覺得這個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於是他指着桌兒底下擺着的那幾個柚子說：

『媽，昨兒晚上，我也看見那個白鬍子老仙了。他對我說：小坡，給你這幾個柚子。說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兒底下就走了。』

媽媽沒法子，只好打開一個柚子給大家吃；以後再也不提白鬍子老仙了。妹妹爲什麼叫仙坡，到底還是不能解決。

大坡上學爲是念書討父母的喜歡。小坡也上學——專爲逃學。設若假裝頭疼，躺在家裏，母親是一會兒一來看。既不得暢意玩耍，母親一來，還得假裝着哼哼。『哼』本來是多麼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噗哧的一聲笑出來了。叫母親看出破綻來也還沒有多大關係，就是叫她打兩下兒也疼不到那裏去。不過媽媽有個小毛病：什麼事都去告訴父親，父親一回來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針尖大小的事兒也告訴給他。世上誰也好惹，就是別得罪父親。那天他親眼看見的：父親板着臉，鄭重其事的打了國貨店看門的老印度兩個很響的耳瓜子。看門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



，是個『偉人』。『偉人』還要挨父親兩個耳光，那末，小坡的裝病不上學要是傳到他老人家耳朵裏去，至少還不挨上四個或八個耳瓜子之多！況且父親手指上有兩個金戒指，打在腦袋上，哪！要不起個橄欖大小的青包纔怪！還是和哥哥一同上學好。到學校裏，乘着先生打盹兒要睡，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時候，人不知鬼不覺的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夠了，再偷偷的溜回來，和哥哥一塊兒回家吃飯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無從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親就無從知道。母親不知道，父親也就無從曉得。家裏的人們很像一座小塔兒，一層管着一層。只要把最底下那層彌縫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層便傻瓜似的什麼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親坐在寶塔尖兒上像個大傻子，多麼可笑！

這樣看來，逃學並不是有多大危險的事兒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備；她專會聽風兒，鑽縫兒的套小坡的話，然後去報告母親。可是妹妹好說話兒，他一說走了嘴的時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檢來的破馬掌，或是由教堂裏拾來的粉筆頭兒給她。她便膏藥有小嘴，一聲也不出了。

而且這樣賄賂慣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訴妹妹他又逃了學，妹妹也不信。

「仙！我檢來一個頂好，頂好看的小玻璃瓶兒！」

「那兒呢？二哥，給我吧！」

小玻璃瓶兒換了手。

「仙！我又逃了學！」

「你沒有，二哥！去檢小瓶兒，怎能又逃學呢？」

到底是妹妹可愛，看她的思想多麼高超！於是他把逃學的經驗有枝添葉的告訴她一番，她也始終不跟媽媽學說。

「只要你愛你的妹妹，逃學是沒有危險的！」小坡時常這樣勸告他的學友。

小坡有兩個志願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。當看門的印度，（新加坡的大一點的鋪戶，都有印度人看門守夜。）和當馬來巡警。

據小坡看：看門守夜的印度有多麼尊嚴好看！頭上裹着大白布包頭，下面一張黑紅的大臉，掛滿長長的鬍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看真是又體面又有福氣。大白

汗衫，上面有好幾個口袋兒，全裝着，據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檳榔，或者還有兩塊鷄蛋糕。那條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，花紅柳綠的裹着帶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兩支黑而亮的大脚鴨兒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門裏坐着看熱鬧，空閒得不了啦，纔細細的串脚鴨縫兒玩。天仙宮的菩薩雖然也很體面漂亮，可是菩薩沒有這種串脚鴨縫的自由。闍老爺兩旁侍立的黑白二將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門的印度這樣威而不猛，黑得適可而止。（這自然是小坡的話，不過他的意思是如此罷了。）

況且晚上就在門前睡覺，不用進屋裏去，也不用着到時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門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熱鬧，聽着舖戶裏的留聲機，媽媽也不來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媽媽沒有，還是個問題。設若沒有，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憐了；設若有呢，印度媽媽應該有多麼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說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帳，蓋好花毯，他自己纔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紅眼兒虎，專會欺侮小姑娘們的紅眼兒虎。把妹妹叨了去；把蚊帳放好，紅眼兒虎就進不

去了。

『仙！趕明兒你長大開鋪子的時候，叫我給你看門。你看我是多麼高大，多麼好看的印度！』

『我是個大姑娘，姑娘不開鋪子！』妹妹想了半天這樣說。

『你不會變嗎？仙！你要是愛變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喫過稀飯的時候，到花園裏對椰子樹說：仙要變男人啦！這樣，你慢慢的就變成父親那麼高的一個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別也變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變成印度，咱們誰給誰看門呢！』

『就是變成男人，我也不開鋪子！』

『你要幹什麼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趕牛車？』

『呸；你纔幹牛車呢！』仙坡用小手指頭頂住笑渦，想了半天：『我長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作官！』

小坡把嘴擱在妹妹耳朵旁邊，低聲的嘀咕：『仙！作官和作買賣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沒聽見父親說嗎：他在中國的時候，花了一大堆錢買了一個官。後來把那一大

堆錢都賠了，所以纔來開國貨店。」

「嘔！」仙坡一點也不明白，假裝明白了二哥的話。

「仙！父親說啦，作買賣比作官賺的錢多。趕明兒哥哥也去開舖子，媽媽也去開舖子。可是我就愛給「你」看門。仙，你看，我是多麼有威風的印度！」小坡說着，直往高處拔脖子，立刻覺得身量高出一大塊來，或者比真印度還高着一點了。

仙坡看着二哥，確是個高大的印度，但是不知爲什麼心中有點不順，終於說：

「偏不愛開舖子呀！」

小坡知道：再叫妹妹開舖子，她可就要哭了。

「好啦，仙！你不用開舖子啦，我也不當印度了。我去當馬來巡警好不好？」妹妹點了點頭。

馬來巡警背上扛着一塊窄長的籐牌，牌的兩端在肩外突出着，每頭有一尺多長。他站定了的時候，頗似個十字架。他臉朝南的時候，南來北往的牛車，馬車，電車，汽車，人力車，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；往東西走的車輛忽啦一羣全跑過去。他

忽然一轉身，臉朝東了，東來西往的車便全停住，往南北的車都跑過去。這是多麼有勢力威風，趣味！假如小坡當了巡警，背上那塊長籐牌，忽然面朝南，忽然臉向東，叫各式各樣的車隨着他停的停，跑的跑，夠多麼有趣好玩，或者一高興，在馬路當中打開捻捻轉兒，叫四面的車全撞在一塊兒，豈不更加熱鬧！

妹妹也贊成這個意思，可是：

『二哥！車要是都撞在一處，車裏坐的人們豈不也要碰壞了嗎？』

小坡向來尊重妹妹的意見，況且他原是軟心腸的小孩，沒有叫坐車的老頭兒，老太太，大姑娘們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。他說：

『仙！我有主意了：我要打個溜轉的時候，先喊一聲：我要轉了！車上的人快都跳下來！這麼着，不是光撞車，碰不着人了嗎？』

妹妹覺得這真好玩，並且告訴他：『二哥！等你當巡警的時候，我一定到街上看熱鬧去。』

小坡謝了謝妹妹肯這樣賞臉，並且囑咐她：

『可是，仙！你要站得離我遠一些，別叫車碰着你！』

小坡是真愛妹妹的！

## 二 種族問題

小坡弄不清楚：他到底是福建人，是廣東人，是印度人，是馬來人，是白種人，還是日本人。在最近，他從上列的人種表中把日本人鉤抹了去，因為近來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，抵制仇貨；父親——因為開着國貨店——喊得特別厲害，一提起日本來，他的脖子便氣得比蝦蟆的還粗。小坡心中納悶，為什麼日本人這樣討厭，不要鼻子。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書中發現了一張日本圖，看了半天，他開始也有點不喜歡日本，因為日本國形，不三不四恰像個『歪脖橫狼』的破炸油條，油條炸成這個模樣，還成其為油條？一國的形勢居然像這樣不起眼的油條，其惹人們討厭是毫不足怪的；於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！

可是這並不減少他到底是那國人的疑惑。

他有一件寶貝，沒有人知道——連母親和妹妹也算在內——他從那兒得來的。這件寶貝是一條四尺來長，五寸見寬的破邊，多孔，靛色，抽抽疤疤的紅綢子。這件寶貝自從落在他的手裏，沒有一分鐘離開過他。就是有一回，把牠忘在學校裏了。他已經回了家，又趕緊馬不停蹄的跑回去。學校已經關上大門，他央告看門的印度把門開開。印度不肯那麼辦，小坡就坐在門口扯着脖子喊，一直的把庶務員和住校的先生們全嚷出來。先生們把門開開，他便箭頭兒似的跑到講堂，從石板底下掏出他的寶貝。匆忙着落了兩點淚，把石板也摔在地上，然後三步兩步跑出來，就手兒踢了老印度一脚；一氣兒跑回家，把寶貝圍在腰間，過了一會兒，他告訴妹妹，他很後悔踢了老印度一脚。晚飯後父親給他們買了些落花生，小坡把瀉的，小的，有蟲的，都留起來；第二天拿到學校給老印度，作為賠罪道歉。老印度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狀的花生，不但沒收，反給了小坡半個比醋還酸的綠橘子。

這件寶貝的用處可大多多了：往頭上一裹，裹成上尖下圓，腦後還搭拉着一塊兒，他便是印度了。登時臉上也黑了許多，胸口上也長出一片毛兒，說話的時候，



頭兒微微的搖擺，真有印度人的嫵媚勁兒，走路的時候，腿也長出一塊來，一挺一挺的像個細瘦的黑鸞鷁。嘴唇兒也發乾，時常用手指沾水去濕潤一回。

把這件寶貝從頭上撒下來，往腰中一圍，當作裙子，小坡便是馬來人啦。嘴唇撇撇着，蹲在地上，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喇飯往嘴中送。吃完飯，把母親的胭脂偷來一小塊，把牙和嘴唇全抹紅了，作爲是吃檳榔的結果；還有勁兒呸呸的往地上唾，唾出來的要是不十分紅，就特用胭脂在地上抹一抹。睡好了，把妹妹找了來，指着地上的紅液說：

「仙！這是馬來人家，你當男人，你打鼓，我跳舞。」

於是妹妹把空香煙筒兒拿來敲着，小坡光着胖腳，胳膊「軟中硬」的伸着，腰兒左右輕扭，跳起活兒來。跳完了，兩個蹲在一處，又抓食一回理想的咖喇飯，這回還有兩條理想的小乾魚，吃得非常辛辣而痛快。

小坡把寶貝從腰中解下來，請妹妹幫着，費五牛二虎的力氣，把妹妹的幾個最寶貴的破針全利用上，作成一個小圓盔，戴在頭上。然後搬來兩張小凳，小坡盤腿